

少年往事之过新年(上)

作者：戊草

时光荏苒，随着年龄的增大，就越感觉到时间的飞逝好比哗哗流水，怎样也留不住。糊里糊涂地已过了“一生人”。然而，少年时在印度尼西亚，却常盼望着过年，每过了一个年后，想到再要365天才能再过一次年，是多麽残酷和遥远的事！过新年我们就读的华人学校放长假、家里吃鱼吃肉、穿新衣服、拿红包……，这些对当时正当少年的我们是多麽有吸引力！

然而，最把过年放在心上的应该是父母亲了。首先，子女多，过个年要一笔不小的花费。记得上世纪日本投降后的几年，印尼治安不靖，百废待兴，经济不景，物资缺乏。有一年，父亲说今年要过个简单的年，但看得出他的心情并不好。他拿起毛笔，在纸上写下不知是谁的一首诗，诗曰：

油盐柴米酱醋茶，
件件还在他人家；

心欲自闲闲不得，
未免敛手看梅花。

每年过年，母亲总是早早地张罗：手里有钱就给不同年龄的子女一块块地买布做新衣的各种布料。半个多世纪前的印尼，过日子的方式和现在不同，那时候不像现在到处都有各种成衣卖，相反，大部份衣服都要自己缝制，或带着人和衣料，到认识的裁缝店量身定做。记得母亲和姐姐虽然会做几款衣服，但过年前还是要去裁缝店。后来，姐姐小学毕业，去缝纫学校正式学裁缝，并拿到了毕业文凭，一家大小的衣服都不用拿到裁缝店去做了。

那时的鞋子都是用皮革或者布料做的鞋面，鞋底是皮底或天然橡胶底，没有像现在有那麽多品种的塑料可作为制鞋原料。母亲说每年过年无论如何都要到制鞋店做一双新皮鞋，鞋匠给我们量尺寸时，母亲总是要提醒他把

尺寸放大些，防止年内脚板又长大了穿不上。因此，过年时穿的新鞋总是太宽，母亲就给我们做鞋垫和买厚袜。记忆中过年时穿的新鞋都“打脚”，穿了一、两天脚后跟就打出泡来，不知是当时的制鞋和制革技术不好，还是当时的鞋子太宽大？或是少年时皮肤不像现在那麽粗厚！

母亲说我们一家八口过年期间要宰好几只鸡，所以差不多过年前一个月，就陆陆续续把鸡买回来在家养着，她说养肥了才更好吃。其实，那时候的鸡都是走地鸡，吃草、吃虫和谷物，要比现在的鸡好吃得多，即便是“白斩鸡”，煮的时候都会香气盈屋，鸡汤更是鲜甜得不得了。过年前，常有收旧衣服的当地人(Tukang Loa)，从乡下挑着活鸡进城，穿街过巷停在各家门口，大声吆喝着拿旧衣服来换鸡。母亲会事先理出一家人已经穿不上的旧衣，拿出来和Tukang Loa讨

价还价，换回三两只活鸡。养着的公鸡，每天天一亮就喔喔啼叫报晓，那是非常动听的生命之声，大概除了人类之外，公鸡报晓声是所有能发声的动物中最动听的；有的母鸡在家里养得久了，会下起蛋来，下了蛋的母鸡也骄傲地大大声咯咯啼叫，一家人听见那种清脆的啼声当然都高兴，小妹妹还会一面学鸡啼的姿势，一面唱起她在幼稚班学的儿歌：

喔喔喔喔公鸡，
为了什麼啼？我要叫人早起，
吸新鲜空气！

咯咯咯咯母鸡，
为了什麼叫？我要叫人知道，
蛋已生下了！

一到过年，父亲会亲自下厨主理年夜饭的菜肴。作为客家人，无非是经典的“白斩鸡夹火腿”、“扣肉”、“焖海参”、“咸菜猪肚汤”、“鸡鲍汤”、“猪肉炒唐山蒜”以及“海鲢”(Bandeng)等，据说，海鲢

是渔民在“芝灵津”(Celingjing)海边围养、专供华人新年时上市的海鱼，可饲养到一尺多长，那时过中国年，不知为何一定要有海鲢？

唐山蒜是过年前在“班芝兰”的年货夜市(Pasar Malem)里的“章长盛”铺头买的，是地道的中国北方冬季产的大蒜，加些黄酒炒出来喷香而嫩滑，味道醇厚。那时，在“班芝兰”一连三晚的新年夜市热闹非凡，人头涌涌，叫卖声此起彼伏，平时看不到的年货充斥各摊位，尤其是当地人称之为Kuwe Cina的“甜板”即年糕，人们购买时几乎不用讲价，父亲说：“一年一度，不要讲价，让大家都开心”。记得有一年他还有一首《清平乐》记夜市的盛况：

清平乐 (雅加达
华人新年夜市)

新年到，海外春意闹；
年货如山眩眼耀，
尽向行人高叫；

班芝兰内街坊，
人群如鲫过江；
不计物价贵贱，
只愁夜市收场。

大年夜吃过年夜饭，大人就叫我们仔仔细细、彻彻底底地洗澡、洗头、剪指甲等，说要干干净净地进入新的一年，还把家中里里外外能收集到的垃圾都清除掉，然后赶我们早早上床睡觉。父亲说，明天



无比爱吃的油炸年糕



年货市场摆卖的各种年糕